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仙侠五花剑 忠孝勇烈奇女传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2辑〕

仙侠五花剑
忠孝勇烈奇女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仙侠五花剑 / (清) 海上剑痴著 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 ,
2003.2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. 第 2 辑 / 陈余齐主编)

ISBN 7 - 5034 - 1322 - 0

I . 仙… II . 海… III 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 . I242.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105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：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：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390 字数：9800 千字

版 次：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：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98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，工厂负责退换。

仙俠五花劍

清·海上劍痴

目 录

- 第1回 太元境群仙高会 软红尘五侠寻徒 (1)
- 第2回 黄衫客一剑诛妖 红线女单身杀盗 (7)
- 第3回 服仙丹素云换骨 衍宗派红线传拳 (13)
- 第4回 白素云飞行绝迹 黄衫客来去无踪 (19)
- 第5回 报亲仇初试桃花剑 救女侠误中竹叶镖 (25)
- 第6回 雷一鸣因伤卧病 云万峰仗义复仇 (31)
- 第7回 竹叶镖万峰殒命 蒺藜抓一鸣被擒 (37)
- 第8回 白素云两番探虎穴 黄衫客一怒掣龙泉 (43)
- 第9回 传葵花剑仙侠收徒 破竹叶镖英雄哭友 (49)
- 第10回 白素云三探卧虎营 黄衫客双祭飞龙剑 (57)
- 第11回 雪奇仇淫凶授首 报私愤名妓蒙冤 (63)
- 第12回 酷吏逼供词飞霞下狱 雏环诉屈冤素云探监 (69)
- 第13回 文云龙仗义挥金 薛飞霞守身如玉 (75)
- 第14回 燕子飞慕色劫狱 聂隐娘救女上山 (81)
- 第15回 访义士有心传道 试侠肠无意怜香 (88)
- 第16回 名士美人双学艺 剑龙钗凤两联姻 (95)
- 第17回 盗印信双侠警贪官 寄书函一人传密报 (102)
- 第18回 秦相府夫妻行刺 刘公岛师弟重逢 (109)
- 第19回 抱不平打死乌天霸 施绝技惊走燕子飞 (116)
- 第20回 柳叶村燕子飞采花 松针岭虬髯公祭剑 (123)
- 第21回 剑击剑棋逢敌手 奸杀奸血溅僧头 (131)
- 第22回 柳员外击鼓鸣冤 方知县悬金缉犯 (138)

-
- 第 23 回 三岔道上血案重重 九折岩前人头累累 (145)
- 第 24 回 众差罗拜虬髯叟 群侠难擒燕子飞 (152)
- 第 25 回 燕子飞毒打珊珊女 虬髯公怒责空空儿 (161)
- 第 26 回 空空儿寒宵盗剑 珊珊女月夜飞刀 (168)
- 第 27 回 弄巧反拙故剑飞还 削铁成泥宝刀失色 (177)
- 第 28 回 缚情丝空使美人计 触剑锋几寒侠士心 (184)
- 第 29 回 收宝剑十侠下仙山 吐霜丸大娘开杀戒 (192)
- 第 30 回 十仙侠收徒归大道 五花剑传世演奇书 (200)

第 1 回

太元境群仙高会 软红尘五侠寻徒

三尺霜锋神鬼惊，向人惯作不平鸣。

世间只惜真传少，正气谁担侠士名。

这一首七言绝句诗，乃海上剑痴慕古来剑侠一流人，俱秉天地正气，能为人雪不平之事，霜锋怒吼，雨血横飞，最是世间第一快人，第一快事，只是真传甚少。世人偶然学得几路拳，舞得几路刀，便俨然自命为侠客起来，不是贻祸身家，便是行同盗贼，却把个侠字坏了，说来甚可慨然。这真正剑侠的一等人，世间虽少，却也不能说他竟是没有。如今闲话休提。

单讲宋朝高宗年间，有十位剑仙在太元境高会，炼得五花宝剑，下界收徒，传授几个剑侠正宗，要使天下后世企慕剑侠之人，不致有错认门径的一段故事。爱看书的且请放明着眼看我道来。正是：

新书闲读多奇趣，古剑重磨起侠心。

话说上界太虚山虬龙洞有位剑仙，即世传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公，自从升真得道，在此山中修心炼性，不复干预尘世间事。逮至宋朝高宗南渡，奸相秦桧擅权，朝中大臣有大半皆其私党，作威作福，倚势害人，弄得天下不平的事日多。一日，虬髯公偶然静中思动，要想重下红尘，再做些行侠仗义之事，稍微奸邪。又因其时宋刻的书卷甚多，那书中也有胡说乱道讲着义侠的事儿，却是些不明事理的笔墨，竟把顶天立地的大侠弄得象是做贼做强盗一般，插身多事，打架寻仇，无所不为，无孽不作。倘使下愚的人看了，只怕渐渐要把一个侠字，与一个贼字、一个盗字并在

一块，再也分不出来，实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。虬髯公不看也罢，看了之时，不禁怒上心来。一日，令道童传个柬儿，择期邀请列代得道剑仙，在度恨天太元境高会，要议一个妥善法儿，不使后人把义侠的声名坏了。

是日，到的共有黄衫客、昆仑摩勒、精精儿、空空儿、古押衙、公孙大娘、荆十三娘、聂隐娘、红线女等，连虬髯公共是十位。相见礼毕，虬髯把那小说误人、急当想个善策挽回大道、并自己再想重历红尘干些侠事的话说了一遍。空空儿道：“既是小说误人心术，只消飞剑把小说的板儿一概劈了，岂不干净。”虬髯笑道：“道兄说那里话来。大凡书本风行一时，自然是散布天下多有的了。我等宝剑虽利，只怕要劈他的板儿，却是劈不胜劈。何况这一部劈了，难保不又刊出那一部来，将来伊于胡底。”昆仑摩勒道：“既这样说，须把那班著书的人，略略儆戒他一、二个，使他们以后不敢胡乱动笔，岂不是好。”虬髯公道：“做书的人，他也未尝无一腔热血，一片热心，要把行侠作义的事极力摹写出来。只是认差了路，以致无一笔是处。若欲稍加惩戒，普天之下著书的人甚多，却从那一个惩起，亦且有伤天地之和，岂可使得。”古押衙道：“虬道兄如此说来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”黄衫客道：“依我想来，虬道兄既有下山之意，须要几位道兄、道姑同到红尘，各收几个嫡派门徒，令他们行些真实侠义的事与世人看了，知道象这样的才算义侠，后来或者有人也把此事做成说部，留传世上，那时自然晓得侠客与剧盗、飞贼是两样的。这种胡言乱语的书，方可不灭自灭。但是，收徒一事谈何容易。第一须要择人，第二又须炼剑，这却怎样才好？”虬髯公道：“此说果然愜当。但这择人、炼剑的两件事，多不是一朝一夕做得来的，如之奈何？”公孙大娘道：“若说择人传授，我因近在丹房炼霜锓丸未成，尚需时日。若说炼剑，我处却有已经炼就的五花宝剑五口，尽可传人。众位道长如有果愿下界去的，吾可取来使大众一

观。”回头唤侍女英英：“速回飞云山丹室中取八宝革囊前来。”又嘱：“沿途不可耽误。”英英唯唯，遵命如飞而去。

不多一刻，即便回来，呈上革囊。大娘解开囊口，用手一招，飞出五把剑来，光分青、黄、赤、黑、白五色，恍如五道彩霞，射入眼目。虬髯公等接来看时，每柄均长三尺左右，阔约寸余，薄只一分不到，权其铢两甚轻，不知怎的，挥动时，却又十分沉重。剑尖剑口，锋利无比，更不必说，真是神剑，无不啧啧称赞。公孙大娘道：“此五花剑，我在丹房采日精、月魄、电火、霜花、并雷霆正气而成，其质非钢非铁，乃是落花之液酿成。每花只取乍落的第一瓣，故得先天第一肃杀之气，和以铅汞，计凡千炼始成。剑质可以吹毛使断，濡血无痕，削铁如泥，砸石成粉。这青的乃芙蓉剑，最难运用。黄的是葵花剑，赤的是榴花剑，黑的是薜花剑，白的是桃花剑，无甚高下。”虬髯公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足见道姑精心向道，历久不衰，乃得炼此利器。”公孙大娘道：“这算怎么，不过是费些辛苦罢了。如今剑是有了，但不知是那几位道长下界走一回儿？”虬髯公道：“我与黄衫道兄是首议此事之人，自然当去。不知还有何人愿往？”道言未了，聂隐娘与红线女俱说愿去，古押衙与精精儿也要去时，却被空空先已允了。虬髯公不胜欢喜。公孙大娘遂把五柄宝剑掣在手中，令五位剑仙各自选取。红线遂取了一柄桃花剑，隐娘取了榴花剑，黄衫客取的是葵花剑，虬髯公是薜花剑。只剩下一把青芙蓉剑，因公孙大娘说最难运用，众皆不敢受领，自然是空空儿的了。大娘随将五剑应如何展舞，如何吐纳的法儿，略略述了一遍。又道：“诸位道长下山，倘然得遇有缘，千万须看此人的心术若何，然后传他绝技，不要误授了外君子内小的人儿，那时仗着本领高强，又倚宝剑利害，妄作妄为起来，不但有玷师门，只怕为祸不小。况道长等此去授徒，原欲阐扬正道，使人不入歧途，倘若误授匪人，其害何堪设想。诸宜留心在意为是。”虬髯公道：“道姑

的高见不差。我想我们此去，果遇可传之人，亦只先授他些拳家的正径与着剑法的宗传，且莫把这吐纳绝技任意授人，并不是吝而不传，且待他们功行成时，再行补授未迟。”黄衫客点头称是。公孙大娘遂将空囊提交英英携着，起身向虬髯公打一稽首，告辞回山。昆仑摩勒、古押衙、精精儿、荆十三娘也要去了，虬髯公等送出境外方回。

黄衫客问虬髯公道：“不知虬道兄等现拟先往何处，且于何日动身？”虬髯公道：“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，吾想先到燕赵各地走一回儿，看看有无缘法，再定行止，明日即须下山，不知众位如何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江南山明水秀，其间应钟毓奇人，我欲先至江南，然后沿江而下。”红线道：“我想先到齐鲁之间走走。”黄衫客道：“我也是这个意儿。”空空儿道：“我想到临安去，一来求访人才，二来宋帝南渡以后建都于此，也好探探秦桧一班大奸的近日作为如何。”虬髯公道：“即这样说，我等此去，自然俱是行踪无定的了。但是万里求才，颇非容易，断难三日五日便可先后回山，将来倘要聚首，须先定个地方，免得彼此无从寻觅。”黄衫客道：“此言甚善。”聂隐娘道：“我往江南，多则一年，少或五、六个月，难保不到山左一行，那时与道长相逢，也未可知。”虬髯公道：“这本来是说不定的。譬如我到燕赵，若无可以传道之人，也难保不改赴江南各处。就是黄衫道兄等，也不一定到了何处竟是何处，或在途中聚晤，亦未可知。但不能竟定在何日、何时、何方见面。难道觅得传人，即便授他剑术同着回山，不使他们略略行些功果，使众道兄道姑等见见不成？”黄衫客道：“贫道据虬髯兄之言想来，临安现为建都之地，空空道兄他又本来要去探秦桧一班奸贼作为，不如后来竟在临安相会，定以一年为期，彼时即使觅不得门徒，也须到了临安再寻机会如何？”众剑仙皆称“使得。”虬髯公与黄衫客又略略谈了些话，五位仙侠携着五口宝剑，分手回山而去。到了明日，一个个束装起程。

若说仙家的行止，本与凡俗不同，出行时须带着许多衣服铺陈，又有那家人话别、亲友饯行等事，极其累赘。这虬髯公等皆是飞行了道的真仙，本来乘风驾雾，可以瞬息千里，来去自如。此番只因要下界去寻觅真才，藉传大道，不得不徒步而行，可以慢慢的随处留神，仔细侦访。故此各携着五花宝剑与护身仙剑之外，又随身带些丹炉初炼的金创起死回生丹，并那仙山深处所产的灵芝、仙求、钟乳、空青各种妙药，以便到下界时易钱使用，并可疗人疾病。

时在大宋高宗绍兴七年三月中旬暮春时候，众仙侠下得山时，一路之上看不尽柳暗花明，玩不尽山辉川媚。就中黄衫客与红线女是同到山东去的，虽黄衫客修真之处在飞云洞，红线女在一线天，却俱在太玄境的西北方上，相去不过三十余里之遥。是日，不先不后同时下山，恰在半途相遇，彼此各打一个稽首。红线女问黄衫客道：“未知道长此去，取道东南而行，还是望西北进发？”黄衫客道：“我想先赴西北，然后绕道东南，未识道姑若何？”红线道：“道长既由西北绕至东南，我不妨由东南折至西北，想来若大一个山东省城，四下里兜抄转来，未必竟无一、二可造之才，不知道长以为然否。”黄衫客点头称是。

二仙侠谈谈说说，行了一程，俯视下界，红尘滚滚，浊浪茫茫。红线女道：“此地相隔凡尘尚远，我们何不乘风而下，各自分途，免劳跋涉。”黄衫客道声：“使得”，二仙侠遂又打个稽首，各纵祥光分头下坠。红线女使的乃是金遁，十分飞速，一霎时已踪迹杳然。黄衫客在仙山脚下撮一些土，借土遁法往西北而行。不消片刻，但见汪洋大水，一碧无涯，已是混元湖地界。此湖周围三万六千里，按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数，每度百里，深不见底，乃仙凡交界所在。黄衫客来到湖边，收了土遁，正欲借水遁渡湖，忽听得豁喇喇一阵狂风，只吹得沙飞石走。风过处，见湖心涌起一阵怪浪，好似山移岳动一般，借着风势，望岸上直扑过

来，浪花中隐隐见有一物，浑身雪白，四足腾波，在那里张口吐沫。这浪顿时愈涌愈高，不下千寻峭壁。黄衫客知是湖中出了妖物，急忙将袍袖一扬，想把浪头拂将回去，不料那怪见了，十分恼怒，越越的推波助澜起来，离岸只一箭之遥。黄衫客见来势太猛，不敢迟延，慌把两足一登，离地有十丈多高，驾着半云半雾，定睛向湖中细看，究竟何等妖魔，胆敢如此兴波作浪？

正是：

何来倒海翻江怪，敢阻乘云驾雾仙。

毕竟不知黄衫客遇的何妖，如何渡得湖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 回

黄衫客一剑诛妖 红线女单身杀盗

话说黄衫客自飞云洞借土遁法来至混元湖边，湖中忽起大风，来一怪物，张口作浪，急举袍袖拂时，退他不得。看看逼近岸旁，黄衫客忙将两足一登，踏空而起，往下瞧瞧是何妖物。那怪已似觉察，昂起斗大头颅，两目灼灼，宛如两道金光，直冲霄汉。霎时间，忽又把头向水底一低，支咧咧大吼一声，涌起一阵急浪，足有数十丈高，向黄衫客直淹过来。黄衫客说声“不好！”在着空中使个大鹏展翅之势，滴溜溜向东南方旋了开去。这怪见仍旧淹不着他，又在水中昂起头来，把口对着黄衫客一张，喷出一股冷气，好似雪练般一条，令人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；且此冷气之中，隐隐似有巨灵掌一般大的五个指爪，斜刺里向黄衫客抓来。黄衫客到此地步，暗想：“我因怜这妖魔，不知修炼几千年始得在此混元湖中仙凡交界之处占穴而居，再数百年，功行到时未必难成正果，所以不忍伤害于他。如今这样肆恶，若再让时，深恐反遭不测。只不知他究竟是个水族中怎么东西，有此怪异，未可轻敌。”遂双手向空打一稽首，说一声：“上苍好生，不是偏我黄衫好杀，但今日水怪兴波，逼人太甚，不得不一开杀戒，愿为当世除妖。”说罢，伸手向袍袖中一招，飏的飞出一把剑来。但见一道寒光，向着那怪口中所喷冷气直冒过去，敌个正住。

其时，半空中恍如有两条白龙在那里厮斗，约有半个时辰，不分胜负。黄衫客见了大怒，起右手并着三个指头向那仙剑一指，口中喝一声：“捷！”说也奇怪，这剑起在空中打了三个盘

旋，向那白气中直冲而进。那怪大惊，慌忙把口一闭，收回白气，又将四足向水面用力一伏，窜入波心而去。黄衫客焉肯容他，借着剑光护体，使一个寒鸦扑水之势，把身子往下一逼，跃入水中，紧紧追赶。那怪慌了手脚，只想凫水而逃，又恨被寒光逼住，不敢行动。黄衫客看看将近赶到，拼指向剑光连指数指，这剑望着那怪顶门直劈下来。那怪此时愈加着急，使一个鲤鱼攻水之势，掉转身躯挺着四足，向黄衫客狠命扑来。黄衫客微微一笑，喝声：“孽畜，休得猖獗！”即在丹田穴中运出一股气来，向着那怪一呵。此气乃是先天三昧真火蕴结而成，比着凡火有百倍之热。这怪怎能抵挡得住，顿时在水中缩做一团，动弹不得。黄衫客把手又向剑光一指，这剑直飞下来，将怪腰斩水中，分为两截，鲜血直冒，湖水变红。黄衫客十分过意不去，道声：“善哉，善哉。可惜尔数千百年修持，一旦化为乌有，皆尔不守正道，妄思图害生灵所致。”口说着话，把手仍将袍袖一扬，收回仙剑。因念怪虽斩了，奈在水中，看不出究竟是甚妖邪，十分利害，何不取上岸去瞧个仔细。遂一手提着一截，远远先自撩上岸去，然后将身透出水面，慢慢的踏波而行，果然仙家妙用，衣服冠履，毫无水迹沾濡。

逮至到得岸边，定睛向此物看时，并非别的水怪，乃是一只极大白獭，牙长似戟，爪利于钩，身约丈余，毛浓寸许，自头至尾，一白如银，并无半点杂色。黄衫客暗忖道：“原来是这孽畜，怪不道方才口吐白气。那气中如有五个指爪，却是他驱鱼的长技。但白獭髓乃金创中第一圣药，不论如何血流皮破，只须合琥珀屑熬膏敷治，立刻便能止血生肌，将来且无一些斑点。《酉阳杂俎》及《拾异记》中载：吴主孙和宠邓夫人，一日和醉，舞玉如意，误击夫人头角，额破血流。太医奏请以重金觅白獭髓和琥珀未敷治始痊，此是明证。惟调敷时因琥珀太多，以致脱痂之后留一点血痕，殷红夺日，后人相传为獭髓妆，播作美谈。这是下

药时铢两未称，乃至于此。否则色泽均匀，可以毫无破绽。况世传獭肝能治肚胃等疾，亦极神验。我今何不把他剖了取作药笼中物，留着医治世人，岂不大妙。”主意定了，甚是欢喜，探手袖中，取出仙剑，先把胸腹割开，取出肝来。大凡飞禽走兽的肝叶，本来皆一叶的，独有獭肝按月而生，一月一叶，此时正在三月，故有三叶之多。黄衫客即取湖水洗涤一过，再运丹田真气向肝连呵数回，把那水湿之气吸干，收入怀中豹皮囊内。又把足骨及头尾各骨敲开，倾出了好些髓来，白腻如膏，也用先天真火炙干，一并收入囊中。余下的皮肉等物，依旧抛入水内，任他随波逐流而去。从此为混元湖除了一患，免得后来或有凡间甫经得道之人，欲渡此湖，被其吞噬，且免湖中水族伤残殆尽，其造福却也不小。

黄衫客既将白獭收拾已毕，把豹皮囊揣入怀中，藏好仙剑，起一个穴底擒龙之势，飞身下湖，用水遁法，不多一会渡过仙湖，早登彼岸。但见一片荒郊，绝无人迹，因仍驾着土遁，走有百里之遥，看看红日西沉，依然前不把村后不着店。黄衫客连夜趲程，也不稍歇，直走了一日一夜，不知经过几重恶岭，几道毒泉，始觉渐有人烟，到了登州地界。我且按下慢表。

再说那红线女，自驾金遁与黄衫客分途之后，他虽是往东南去的，却也要过混元湖而行。只因当初共工氏与颧项争帝，共工头触不周山，天倾西北，地陷东南，后来虽得女娲氏炼石补天，那地却未曾补得，所以混元湖的湖面东南方西北方有数十倍之大。红线女到得岸边，看见一片汪洋，茫无涯涘，欲使水遁之法，深恐湖面大了，未免费力，故把莲钩一蹬，起在半空，驾着半云半雾而过。俯视湖中，甚是风和浪静，惟西北角似有一道杀气直冲霄汉，正黄衫客剑斩白獭之时。红线女因急欲趲程，也不去仔细看他。及至渡过湖面，有五百余里沙漠之地，不但人迹不到，连鸟兽树木也是没有。直待过了此处，方见远远的有几点青

山，却有大海阻隔。那山乃在大海之东，正是山东曹州境界。红线无心观玩，依旧纵起云光，片刻间过了海面，始慢慢的将身一晃，落下尘埃，款步而行。

其时已是申牌时分，大约又走有三、五十里之遥，见有一座高山挡路。这山周围三百余里，共有三十六个高峰，一个个高插云表，所以名截云山，十分险恶。红线见了，心下踌躇，正想再纵云头越过此山，忽听得山凹里有一片哭喊之声，心下大疑。急忙将身一纵，来在一个小小峰头往下瞧看。但见来了一伙大盗，约有二、三百人，为首的身长九尺，向外一张锅底脸儿，身穿元色绸软铠，腰束黑绦战裙，头上边皂色幞头，足上穿一双元青缎扒山虎薄底快靴，两手提着两把泼风刀，押着一个愁眉泪眼的女子，过山绕道而去。红线暗忖道：“看这光景，分明是伙酒色强徒。但这女子，独自一人来此深山何事。若说他有同行亲属，或被强盗杀了，因何地上不见尸骸，好不令人难解。我今既到红尘，正要行些侠事，何不看个明白。若这女子果有冤情，何妨杀了强盗，救他下山，一来泄个不平，二来可与行人除害。”主意一决，跳下峰来，探手胸前，取出一个胡桃大小的剑丸，临风一晃，化作一道寒光，隐着身形，尾随群盗而去。

抄过了十数个峰头，便是山寨，约有一百余间房屋，也有是瓦盖的，也有是草编的。又转了两个山湾，方是大寨，共是九开间七进高厅，乃依山傍岭而成，所以一进高似一进。

那黑脸的盗，押着女子，直到第七进厅中。红线仍借着剑光隐在厅前屋檐之下，举目望厅上看时，只见正中间坐着一人，八尺以外身材，一张淡黄色脸，两道疙瘩眉，一双蜂目，颧高耳陷，口阔鼻低，腮下边一部短髭不到半寸，身披杏黄罩衫，内衬秋葵色短袄，头上戴一顶闹龙扎巾，脑后双飘雉尾，腰间悬着一口三尺长的佩剑，足登粉底豹皮靴，分明是个盗首模样。回头，只见那黑脸盗先自上厅，说了几句言语，听不甚楚。这盗首便传